

绣 旗 袍

► 王 芸

1



王芸，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1993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迄今已发表百余万字散文、小说，部分作品入选各种选本。曾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优秀作品奖、第三届湖北文学奖等。出版有散文集《经历着异常美丽》、《接近风的深情表达》、《纯净与斑斓》、《穿越历史的楚风》。湖北省第八届签约作家。

空气里盛满了湿意，似乎随手一掬，就可拧出水来。莫月还记得，香港女人进店没多久，就被白旗袍吸引住了。

白旗袍挂在这里大半年了。镜框莫月天天拂拭，不让染尘的。惯常，一抹天光、半截城墙、偶尔晃过的人影子落到镜面上，但不影响白旗袍的美感。在莫月看来，白旗袍的美感是无法被影响、分割、遮蔽的，它自我完满地在那里，美得优雅，美得超然，美得难以用语言形容，甚至美得心难以全然感受。

每每注视着它，莫月的心就似被一股悠悠的力鼓胀，变得很轻、很飘、很满也很空渺。她长久地定在那里。白旗袍上的每一缝线、绣点，她都清楚，不同部位擦过指端的不同手感，她也一清二楚。

每天有流流沓沓的游客从店门前经过。他们来游览古城墙，具体说是东门景区。这东

门，古称寅宾门，有完整的城楼和瓮城，游客在这里匆匆一览，就算是见识过古城这“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了。但他们不知道徒步穿越整个城墙的野趣，那是莫月小时候常玩的游戏。

游客中的一部分会走进店里来，在各式楚文化特色的商品前流连，有的在讨价还价之后还会买上一件两件，虎座鸟架鼓、木雕彩漆小座屏、彩漆凤鸟莲花豆、小型仿古编钟……来来往往的客人，莫月是不大去注意其体貌特征的。她之所以留意到那个香港女人，在于女人对白旗袍的激赏。是的，激赏，女人一看见白旗袍就轻轻叫了声“MY GOD”，然后双手交叉在胸前，望着白旗袍久久没动弹。

待女人回过头，一双眼睛捉住莫月，就开始哇啦哇啦说起来。女人的眼睛越说越亮，仿佛刚刚被白旗袍点燃时火苗还有些羞涩，现在被话语的风持续吹拂着，一点点旺盛起来。莫月听不太懂粤语，但凭直觉理解了对方的赞美，女人喜欢白旗袍，惊为天物。

莫月报以微笑，愉悦涟漪一样在心里浮荡。白旗袍在她手里厮磨了整三年，从一块普通的布料，赋予它形、神、魂，不亚于一只凤凰浴火重生。

白旗袍用了一年时间渐渐显出轮廓时，齐飞宇就说莫月从眼神到表情似乎都变了，怕是被这白旗袍吸了魂。又两年，莫月拈着绣针的手耐心细致地在白旗袍上穿梭往还，七彩凤凰一点点一点点飞上前襟。这漫长的过程，对莫月是幸福，对齐飞宇渐渐成了折磨。不知从何时起，他对这白旗袍生出一股莫名的焦虑，盼着过程早点终结。这焦虑看在莫月眼里，也是幸福。

齐飞宇承认，这白旗袍确实美。当莫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穿上它站在他面前，他顿时有缓不过气的感觉。恍惚间，他伸出手想拥抱莫月，莫月摇头，慌不迭后退，好像他的手指是火，只一碰就会让白旗袍烧出个

大洞。

是他劝说莫月将白旗袍装进镜框，在店里挂起来的。似乎，没有更合适的方式、更合适的地方来安放这白旗袍了。看见莫月真这样做了，齐飞宇怀了窃喜。他寄希望于一道玻璃将白旗袍和莫月真实的生活分隔开，结果发现这希望玻璃一般脆弱。他对莫月说：“怎么感觉你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像是穿着白旗袍。你的眼神，就好像不管隔了多少堵墙，隔了多少山水，都望得见它。”“什么样的眼神？”莫月好奇。齐飞宇沉吟半天，吐出三个字：“没法说。”

“白旗袍已经穿在我心上了。”莫月斜睨住齐飞宇，半认真半调侃。她喜欢齐飞宇拿她没办法的样子。

此时的莫月，还不知道香港女人的赞美将引发她生活中一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地震。她心情愉悦地笑着，不去打断女人。女人似乎说累了，缓一口气，拿手拍拍胸脯，突然呵呵笑起来。莫月也笑了。两个女人这样对笑着，让旁人看见，多少有些莫名和傻气。

“多——少——钱？”女人笑着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莫月听懂了，又没有听懂，她冲女人摇摇头。

女人重复：“我——问——这一——旗——袍——多——少——钱？”莫月收起的笑重新敷展开来，她走到镜框前，用手点住角上的白纸片，那上面端然的几个字“非卖品”。

女人又哇啦哇啦说起来。莫月不明白女人在说什么，再高的价钱这旗袍也不会卖的，她礼貌地笑着，“您看看别的商品吧，都是工艺很好的。”女人的眼睛根本不往别的物件上瞟，用手拽紧莫月的衣袖，不挪步。旁边的人越围越多。

“这旗袍不卖的，不卖的……”莫月一遍遍重复，声音渐渐高起来。一个男人和一位导游挤进人群，女人得救般冲男人哇啦哇啦一阵。男人的狮头鼻红通通的，不停地点头，

鼻子里发出“嗯嗯”的声音，拿手拍抚女人的手。看起来像是老少配。

莫月看着，等着。戏再长也会收场。男人和导游说了几句，导游走到莫月跟前，“月姐，这是政府请的贵客，他夫人说很喜欢你的这件旗袍，问能不能开个价。”莫月心里笑一下，政府的贵客与这旗袍何干！面上依然礼貌，“我这旗袍标明了是‘非卖品’，何谈开价呵。愿意卖，早就卖了。你还是请客人挑选别的商品吧。”

导游在中间穿梭了几个来回，男人好像并不想强求，女人却不肯挪步，还在哇啦哇啦说个不停。莫月的脸越来越冷，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纠缠的客人，好像他们对汉字的理解力有问题，一厢情愿地把“非卖品”解读为“待价而沽”，认为问题只在于价格高低，在于莫月能不能接受一个非一般的价格。他们根本不明白，白旗袍不同于这店里的其他任何一件商品。莫月不再说话，只是抱紧胳膊一再摇头。

一个电话解了围，男人接过电话就急匆匆拽着女人走了。女人走得不情不愿，一步三回头。莫月暗舒一口气。一下午，没做成一笔生意。

晚上，莫月将这事和齐飞宇说了，齐飞宇没当回事，笑，“还有和你一样这么痴迷白旗袍的人？那算是你的知音啊，你该高兴才对。”

莫月笑不起来，女人激动的样子挥之不去，像会自动倒带的碟片，在莫月脑子里一遍遍地放。莫月对白旗袍太熟悉了，清楚它每一条曲线的弧度，宽窄处的松紧度。女人的身材算是玲珑有致，但她的臀部太宽，腰太满实，放进白旗袍里显然太过勉强，而她的胸部又不够饱满，穿上正装还可含混过去，但那是旗袍，她莫月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白旗袍。

睡前，莫月又去看了看白旗袍。城墙上的彩灯幻在玻璃上，衬得白旗袍像个悠远年

代的美人，有着隔世的疏离和冷艳。莫月站在一团暗寂的光线里，看着看着，轻轻叹出一口气来。

2

为接待李思亲夫妇，丁聪下了功夫。十二天日程是经过反复斟酌商定的，既要让他们玩好吃好住好，还要让他们心情舒畅，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动心。

在之前召开的工作会上，丁聪反复强调此次接待工作的重要性，千万不要出什么纰漏。这关系到两个亿啊，两个亿！他高高地竖起两根手指。

晚餐定在临江的天问阁酒楼。天问，取自屈原的离骚名篇。天问阁最出名的是鱼宴，各式鱼肴且不说，还有一道不可公开来说的菜，红烧白骨精。白骨精是什么？国家级保护动物中华鲟。这菜吃的是独特，也是禁忌。

将李思亲夫妇接来古城，是丁聪上任后烧的第二把火，这把火自然要烧旺。年中，他随政府代表团去香港招商引资，顺便拜访一位高中时的同学，就在这朋友家里巧遇了李思亲。

李思亲来拜访同学的父亲，两人都被留下吃晚饭。饭桌上，大家聊起旧人旧事，一来二去说起了关羽。历史上，关羽镇守过古城，在这里上演了一出生死转折的大戏。传说今日留下来的古城墙，就是在那时土城的基础上建起的。古城人喜欢称关羽是这里的“第一任市长”，南门外有座关羽祠，香火至今旺盛。

一直含笑聆听的李思亲，就在这时开了口。他说一口港式普通话，舌头仿佛烫卷起来，为了让丁聪听清楚，语速放得很慢很慢。因为表达吃力，一管狮头鼻胀得鼻头通红。“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我知道啦。我从小

听爷爷讲关羽的故事，那是大英雄啦，顶顶大的英雄啦！”他伸出大拇指使劲摇晃，一桌人都笑起来，“你们那里的关羽祠很古老很古老吗？”

丁聰点头，大家七嘴八舌说起祠里的古树、殿堂、塑像。“那么有意思吗？我要去看看，关羽是我崇拜的大英雄啦。你们说的那个古城墙也有意思啦，你们有没有建三国文化城的打算呀？”

丁聰心里“叮铃”一响。本以为来香港不过是应应景，点个卯，没想到……接下来餐桌上的气氛就像烧开的水，丁聰打开话匣子，将古城从里子到面子狠狠地夸了一通，同学和他父亲也在一旁敲边鼓。回酒店的路上，丁聰心潮澎湃，关羽恐怕不会想到，一千多年后还能为古城立下大功吧。

这事不知怎么被一家媒体的记者知道了，写成个花絮新闻，还自作主张称之为此次招商会的一大亮点。丁聰看到新闻，恼火得不行，还没坐实的事就给登报广而告之了，万一弄不成，岂不是……没想到，转天的招商总结会上，市委书记就专门点了丁聰的名。丁聰坐在下面汗直往外窜，虽然知道各部门报的项目也多半只是个话影子，可现在市委书记在大会上点了名，就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只能全力以赴抓紧来办。一出总结会现场，丁聰就给李思亲去了电话，邀请他来古城做客。李思亲满口答应。

丁聰算得市里最年轻的县级干部，熟悉的人都说他前途不可限量，要学历有学历，要阅历有阅历，要眼光有眼光，要实力有实力。他是市里公开招考县级干部时考上的文化局局长，在二十多位报考者中轻松拔得头筹，笔试、面试都是第一。之前他也是一路过关斩将考过来，大学毕业后先在一所中学任教，没几年就赶上市里大规模选拔人才，一举考进了团市委，几年后考科级，再考副县级，被安排到市里的头号富县当副县长，在基层扎实锻炼了几年。

坐上文化局局长的位子，丁聰立马烧了一把旺火。正值迎接北京奥运会，他组织人弄了一组大型油画，主题是《我爱五环，我爱北京》。整组油画由三十幅画组成，长达六十多米，展现的是奥运会的发展历程。为了在三十天内完成，丁聰调动了全部的脑细胞，他让人先收集了几百幅图片，亲自从中筛选出三十幅，用电脑一张一张处理成轮廓图，印在画布上，然后组织了三十位画家日以继夜地创作。所谓创作，就是按照图片和画布上的轮廓线来填色，当然也可以小范围地自由发挥一下。还真在三十天内完成了，赶在奥运火炬传递前夕举行了首发式。

刚开始，几乎所有听到这构想的人都摇头，唯有丁聰信心十足，志在必得。末了，一百多米长的画将文化局大厅绕成个回环式的迷宫，活像一条卧龙蟠曲在那儿，才有人啧啧不已。且不说画的质量，谁会匍匐在上面拿放大镜来看啊，单是这长度，这气势，就可以了。

丁聰是免不了得意的，但他含着，不显摆出来。这得意蓄在内里，结成硬硬的一团，像粒火种，丁聰越发要将第二把火烧得让众人刮目相看。

3

很快，又有一个女人来问白旗袍了。一个看起来和香港没什么瓜葛的本地女人，说一口地道的方言，轻言细语的，像是有些涵养的文化人。

女人指着白旗袍问莫月：“这是手工做的吗？”“全手工。”莫月答。“真漂亮！”女人凑近镜面，目光从凤凰的羽端婉转地往上走，凤凰的头昂扬在胸前，正好是莫月心口的位置，“可以告诉我是谁做的吗？”

莫月迟疑一下，“我。”“哦，你做的？”女人微侧过头打量莫月，目光移到她的手上，

仿佛不相信这白旗袍是那双手做出来的，“你学过缝纫和楚绣？你这是典型的楚绣手法呢。”

还是第一次有人问这么细，看来女人还真是文化人。莫月答得认真：“缝纫是小时候看妈妈做过，自己又看过些做旗袍的资料，楚绣倒是跟一位师傅正经学过。”“怪不得，我看这针法是要些年头熬出来。”女人探着头，目光还在白旗袍上细细摩挲。

“您是……”“我不相干呢，就是喜欢这些，看过些楚绣的资料。”女人扭过头，“这旗袍真漂亮。怎么不卖，舍不得？”莫月一愣，摇头，“是的，不卖，舍不得。”

“也是，怕是花了不少工夫吧？”女人的目光停留在莫月脸上，莫月感觉那里像是被一蓬小火熏烤着，烫起来。“整三年。”

“有没想过再做一件？”女人语调贴心贴意的软，眼神也是。“不做了，有这个就够了，一辈子做这一件就够了。”莫月望着白旗袍，心里忽然软得一塌糊涂。“是吧。”女人看看她，回过头去，仰望着镜框里的白旗袍，“或者，有合适的机遇合适的价格，有人又非常喜欢这旗袍，愿意花大价钱来买，你就不用天天守着这店，可以经心经意来做旗袍。”

“这旗袍多大价钱都不卖的。”莫月低下头，拿鞋尖擦拭地上的一块口香糖渍，心里一下绷紧了。她眼前晃动起香港女人的样子。两个女人，装扮气质不同，相貌体态不同，一个激烈一个安详，可在莫月眼里，她们完全贴合在了一起。

女人替莫月惋惜似的，“人生有舍才有得呢。有些看得很重的东西，等到时过境迁，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但机会却是错过了，不会再有了。”莫月张张嘴，很想伸手拦在女人和白旗袍之间，忍住了。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呢，由着女人去说吧，先前的那番铺垫现在看来也有些可疑，莫月没了说话的兴致。女人又在店里转磨了半个多小时，莫月顾自忙着，不再招呼她。

女人再次出现是中午时分，和一个男人。莫月刚吃过饭，碗还没来得及收拾，两人走了进来。女人冲莫月点一下头，就和男人奔白旗袍去了。齐飞宇咳一声，冲莫月撇一下嘴。莫月轻声说：“你去，我收拾。”

莫月再出来，齐飞宇和客人聊得正热乎。他说莫月为这旗袍魂不守舍三年，针都绣断了一把，手上磨出了厚茧。往常听了这话，莫月是会嗔一下笑一下的，今天却笑不出来。她坐在柜台后面，拿起鸡毛掸子这里掸掸那里掸掸，齐飞宇丢了好几个眼风，她都不肯过去。

男人走过来，“莫老师吧，这旗袍是您做的吧？很漂亮。”男人客气得很，倒弄得莫月有些不好意思，她站起身来，“谢谢，自己做的。”“我听您先生说，花了很多工夫，三年时间都扑在这上面，不容易啊。这位是群艺馆的老师，”男人指指女人，“她找这么件楚绣旗袍好些日子了，赶巧在你这里看到，喜欢得不得了。因为排演一出节目急需这么一件旗袍，我们想能不能向您买下来……”

莫月没有抬头，看着桌沿上的一处凹痕，一星牙白色的木屑支棱起来，细伶伶地悬在半空中。不知什么时候碰伤的。“价钱方面，我们肯定会让您满意的。我们知道做这么件旗袍不容易，手工的价值在那里。您先生说……”“没什么不容易的，但是这旗袍，不卖的，上面贴了标签，非卖品。”莫月伸出手，将木屑拈下来，抬起眼睛平静地望着对方。

男人样子倒是诚恳，“我们知道这要求有些过分，可能这件旗袍对您来说意义非同一般，但我们实在是很需要这样一件旗袍，您看能不能……”莫月缓慢地摇头，“这旗袍不会卖的，你们不要浪费时间了。从这里出去右拐，张居正街上还有几家店，你们去看看那里的旗袍。”

男人定在那里。莫月看见他的一根手指无声地敲击着桌面。“您可不可以再考虑一

下。”“我这时答应再考虑，也是浪费你们的时间，不管考虑多久，这旗袍也不会卖的。”说到这里莫月抬起头，冲男人笑了一笑。

女人和男人走后，齐飞宇这里摸摸那里看看。莫月等着，知道他有话说。“真不卖啊？他们说可以出一万。”“多少也不卖！”莫月拿手来回摸桌沿那处凹痕，也不知什么时候碰下的。

“你还可以再做一件嘛。”“你觉得还做得出来吗？就是做出来也不是这一件了。”莫月说得任性，心里似乎窝了一团气。好在齐飞宇没有继续说下去，下午旅行社有事，他打个招呼提前走了。

一个人坐在店堂里，午后的阳光恍惚迷眼。莫月扭过头去看白旗袍，镜面上迷离的一团光影。坐了一刻，莫月站起身来，取下镜框搬进里屋。光线暗，她拧亮灯，扶住镜框环视一圈，到处都是东西。二十平米空间塞得满满实实，木栏床、床头柜、桌子、冰箱、电视、洗衣机、两张靠背椅密密挨挨挤在一起。

怔仲良久，莫月又把镜框搬出来，重新挂在了墙上。

4

约好的五点半，丁聪提前十分钟赶到天问阁，结果等了快一个小时，李思亲夫妇才到。一落座，李思亲就连连道歉：“对不起啦对不起，有点点事情耽误了。”丁聪一眼看出李夫人的脸色有些别扭，“没事，李先生和夫人下午参观古城墙还好吧？”

“很了不起啦，你们的古城墙，糯米封浆的啦，上面的车马道那么宽。还有那个瓮城，聪明的啦，把敌人引进来，两边门统统关上，瓮中捉鳖就是这意思啦。”李思亲一激动，鼻头红得像快渥烂的草莓。

“李夫人感觉怎样？”丁聪见李夫人一直沉默不语，将话头委婉地抛过去。不待夫人

开口，李思亲接住了话头，“她没有上去看的啦，妇道人家对这个没兴趣，我们上去，她就在附近小店打转转。”

“那看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没有？”丁聪想弄清楚李夫人情绪低落的原因，有时细节决定事情的走向。前两天李夫人挺活跃，话比李思亲还多。李夫人咧咧嘴，笑得勉强。李思亲又一次抢过话头：“女人家感兴趣的还不是那些东西，现在的东西全天下都买得到啦，美国的东西中国买得到，中国的东西美国也买得到，都一样的啦。”话没说完，李夫人冲着他哇啦哇啦说开了。

粤语丁聪听得懂一点点，好像说的是什么东西不是到处都有，他看出来李夫人带了情绪。“李夫人是不是看上咱们古城的什么特产了，是价钱没谈拢吗？”丁聪笑着问，“有什么和我说，我这‘地主’好办事呢。”“哪里呀，不是价格问题，是人家根本就不卖的东西，她非要买啦，妇道人家……”

“哦，什么东西不肯卖？李夫人莫不是看中了哪户人家的家传宝贝，或是哪件国家级保护文物吧？有人说，咱这古城随便一挖就是座古墓，随手一捡就是个几百上千年的宝物。不过，国家级保护文物就没有办法了，那个是不能随便买的。”丁聪故意说得轻松。“哪里，一件旗袍啦。人家店主人标明了‘非卖品’，那就是不会卖的意思啦，她非要买。古语说得好，不强人所难，不夺人所喜。君子爱物，取之有道……”李思亲一番话，说得夫人又寂了音，脸色却是越发难看了。

丁聪打个哈哈，“原来是件旗袍啊，那是小事情，又不是什么几千年的宝贝疙瘩，改天我帮你去店里看看。吃饭事大，来来，我们先举杯……”

很快，丁聪打听清楚，店名楚艺轩，店主姓莫，原床单总厂设计师，八年前厂里买断下岗，开了这家店，主要卖旅游商品。这件旗袍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挂在店里为何又标明是非卖品？丁聪让爱人苏文玲先去楚艺轩看

看。

接到苏文玲电话时，丁聪在开会。“旗袍很漂亮，店主说什么都不卖。怕是难。”苏文玲匆匆说了两句就挂了。坐在会场里的丁聪面上平静，心里却是绕了一个又一个回环。最后他决定，还是自己去店里看看再说。

可能女人和男人的欣赏眼光不一样，一路上苏文玲都在向他描绘旗袍的样子，式样有多古典优雅，上面绣的凤凰图有多惊艳，看到实物，丁聪还是觉得这旗袍实在没必要引起这么大的关注。装在镜框里的白旗袍，不过是传统的旗袍样式，凤凰倒是姿态飞扬，但何至于李夫人喜欢到闹别扭的程度！

有什么办法呢，女人一旦喜欢上一个东西，就成了一叶障目，心心念念，茶不思饭不香的。而李夫人又是李先生的枕边人，她的喜与愁直接影响到李先生的判断力和投资方向。既然在饭桌上答应了李夫人，丁聪就要尽好地主之谊。如果第二把火烧成，那个光亮度可是非同小可。

路上丁聪就想好了方案，假借爱人苏文玲在群艺馆工作的身份，看能不能打动店主。苏文玲听了摇头，说怕是难。果然，店主听了丁聪的话，面无表情，好像这些话还没有一根细木屑引她注意。丁聪在男店主那里倒是埋下了一根引线，一万，如果这数字还不能打动她，那么就两万，或者五万也可以。它们相对于两亿，实在是微不足道。

走出楚艺轩的丁聪，望着东门城楼轻松地笑了一下。也许下次来的时候，这白旗袍就可以被他带走了。

5

周六，莫月让齐飞宇守店，去了趟赵老师家。回来，齐飞宇告诉她那个男人又来过，问两万卖不卖，“就是那件白旗袍。”齐飞宇看着她，加重语气补充。“不卖！多少都不

卖。”莫月埋头理柜台里的扇子，它们被齐飞宇摆得一点条理都没有，“那群艺馆还真是财大气粗呢。”

齐飞宇想想，“是啊，群艺馆哪里拿得出两万来买一件旗袍，再重要的演出也不至于啊！上次听谁说，那里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莫月停下手，“就是，我早觉得蹊跷呢。”她望向白旗袍，镜面上卧了一团灰蒙蒙色调的光影。赵老师现在看东西就是这样吧，看什么都像隔了团灰雾。她的白内障检查出来十多年了，现在右眼已经看不清东西，左眼也不乐观。她的楚绣手艺是彻底搁下了。

莫月还记得，她从技校出来跟着赵老师学楚绣那年，不到二十岁，赵老师才四十出头。一进屋，她就被墙上挂的楚绣惊住了，八仙过海，红楼十二钗，西厢记，这些用画笔画出来都难，何况一针针绣出来。学了五年，莫月一直惭愧，赵老师的手艺她没学到六分。那时她的心不愿拘囿在古城里，总想着还能考出去，考到北京，考到上海，结果在床单厂画花样，一直画到两万多块钱买断回家。等她转圜二十多年，心像浸饱水的棉花沉下去，回过头想继续学楚绣，赵老师的眼睛已经不济事了。

绣白旗袍上的凤凰图，她向赵老师取了不少经。每次看到赵老师将旗袍凑到眼睛下面，睁大眼睛一点点瞧一点点看的样子，心里直发酸。赵老师飞针走线的模样，她是记得的。

莫月小时候，邻居张阿姨爱绣东西。竹绷子绷紧一块布，彩色丝线穿上穿下，手在空中划出好看的弧度，看得她的心跟着一悠一荡的。她喜欢拿张小板凳，坐在张阿姨的膝盖前，一只手托住下巴，睁大了眼睛看。那枚银亮的针，好像有魔力。那根闪亮的丝线，晃眼又迷心。看着看着，莫月就像入了梦。在她眼里，张阿姨仙女一样好看，比故事里的田螺姑娘好看，比白娘子好看，比七仙女都好看。后来遇到赵老师，莫月已经过了爱做

梦的年龄，可她越发知道了绣艺的美。她知道赵老师手上的工夫，是靠时间练出来的。

等她匍匐在白旗袍上，一针一线绣那凤凰，她仿佛看见膝前坐着个孩子，手托下巴，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她。线在眼前一点点伸长，又缩短，好像过往的时光不停地在眼前重现，又流逝。一眨眼，当年的小姑娘鬓角已挑了白丝。

赵老师现在每月拿三百多元社保金，儿子天生残疾，开了家小卖店，孙女才上小学，一家人日子过得磕磕巴巴。那眼睛若是早几年做手术，也不至于耽误成这样。每次去赵老师家，莫月的心情都会压抑好几天。可她不能不去，赵老师盼着她去坐坐，聊聊。

她和赵老师说了香港女人，说了群艺馆老师和那个男人。赵老师只简单地说：“是吧。”莫月知道，赵老师大多数楚绣都在儿子最困难的时候卖了，卖得便宜，但赵老师留了几件，是怎么都不肯卖的。她说，儿子有了这店，够了。莫月知道赵老师不会多说什么，她也不需要赵老师多说什么。就像她明白赵老师为什么留着那几件楚绣，赵老师也知道她不会卖掉白旗袍。

“能蹊跷到哪里去？你不愿卖，人家未必来抢不成？你不要担心，这白旗袍是你的，永远是你的。”齐飞宇语气带了调侃的意味。莫月笑不起来。

和几年前他们刚开这店时比，齐飞宇显得老了，额头上不经意地就会出现三条川字纹。女儿读大学四年级，学费生活费不是笔小数目。两个异乡人在这里相遇，安家，慢慢扎下根来，不容易。很多年，莫月觉得自己一直匍匐在生活的表面，直不起腰身来，今天为这桩事发愁，明天为那桩事发愁，生活琐琐细细，缠缠绕绕，坑坑洼洼，好不容易将女儿捧进了大学，一口气才畅快快快彻彻底底地呼出来。

白旗袍是送女儿报名回来第三天开始做的。那块布料莫月早在十年前就备下了，

一直放在衣柜最深处，用一块旧床单包着。每年她都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生虫子。当初置办这块布料时，莫月没想到会一搁十来年。相比以前大把大把的日子，这三年是莫月最感轻松幸福的三年。

买断回家，是莫月的主动选择。本来厂里还需要设计人员，可半死不活的景况，莫月不愿过下去。一个月一千多一点工资，还经常拖上两个月才拿到手，家里一档一档的费用水波一样涌来，她被淹没得喘不过气。那时齐飞宇刚跳槽到朋友开的旅行社，局面还没打开，整天忙得难落家，莫月一个人照顾女儿，索性买断开了这店，至少时间成了自己的，店也是自己的，似乎这样就可以把生活变成自己可以主宰和把握的。

可真回到家，那段日子，莫月一闲下来，或者手里忙着事情，人就呆在了那里。似乎并不伤感，也不是欣慰，就是感觉空，仿佛前几十年的生活一下连根斩断了。莫月劝自己，怎么是斩断呢，一切都还在那里，只是没了工作，不再见那些见了二十多年的同事，不再听那轰隆隆的机器声，不再在下班铃响后随着人流走出工厂大门，再像沙砾一样分散到城市的各个角落。除此，什么都还和以前一样。可就是空，像烂空了心的萝卜，整个地蔫下去。

当时齐飞宇自顾不暇，莫月只能一个人撑着。眼泪流下来，用手背擦干净。手心里团了厚厚的灰，店里的点点滴滴都是她置办的，看门面，谈合同，找货源，布置店面。舍不得花钱请人，清洁自己一点点做下来。刚开始店里生意冷清，这家转角处的小店，似乎很少引起游客的注意。莫月自己画了个广告牌，摆到店门口没两天，有人上门来，“不要占道经营，这里是城市的窗口，赶快把牌牌收起来。”莫月将檐上的店招牌做高，邻家店也跟着做高，从景区那边根本望不见。一块小招牌能高到哪里去，店里的景况没什么改观。

好在齐飞宇在旅行社，不仅自己的导游会引客人过来，也给别的导游打招呼，加上莫月进货眼光好，同样的虎座鸟架鼓，她非挑那木质、漆色质优的不可，店面布置也讲究，名片是自己手绘了图案印出来，一来二去，楚艺轩的生意做开来。有游客带名片回去，打电话来订货，莫月又索性办起邮购的业务，还在同城购物网上开了家网店。

然后，送走女儿，莫月开始做白旗袍。在一针针的往还中，莫月感觉自己的身子渐渐舒展开来。她，调匀了自己的呼吸。

6

一出楚艺轩，苏文绣就问：“一万，这钱谁出？你那个客商出呢，还是公费支出？一万买一件旗袍，不是小价钱了。”“这事你别管，我有办法。”虽然丁聪还没想好这笔钱谁来出，但他一直觉得，人要做成事，胆子不大不行，魄力不大不行。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会有办法的。当务之急，是怎么让那个店主放手。

下午，丁聪陪李思亲夫妇去了正在挖掘的一个楚墓。这个墓据专家初步考证，是战国时期一个楚国贵族的墓葬，有几十个陪墓和殉葬坑，规模不小。经特许，李思亲还亲自顺着梯子下到一个车马坑里，近距离看了看那马枯白的骨架。

李夫人逮着机会就问丁聪：“那——旗——袍……”不待她说完，丁聪马上说：“您放心，我正在想办法，保证达成您的心愿。”

丁聪去找了党校青干班的一位同学，现在市旅游局工作，又托他将东门景区管委会主任约出来喝茶。他还叫上了局外事办主任。

东门景区管委会的肖主任四十来岁，走路说话风风火火。她点了一杯铁观音，丁聪

要换成顶级龙井，她摆摆手，“我就喜欢喝这个。”丁聪看她爽快，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特别强调香港客人是政府请来的非常重要的投资商，市委书记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楚艺轩，店主叫莫月吧，挺有个性的，店里布置得和别家都不一样。平时不怎么和我们打交道，也不知我们的话管不管用呵。而且，这事恐怕不好办，她不卖旗袍总有理由吧，我们哪里好干预？”“所以请肖主任帮着想想办法。”丁聪一脸诚恳。

外事办主任和肖主任熟，常为游客的事联系，“肖大姐办事那是一个顶俩，女中豪杰。丁局长为这事压力太大，吃不香睡不好的，这才求助你，你一定要想想办法。”肖主任呵呵笑起来，“现在送这评语，怕是要打几分折扣吧。我还真不知这事办不办得了，毕竟旗袍是人家的，卖不卖由人家说了算。”

“您看，可不可以这样，”丁聪不打无准备之战，“如果她肯卖旗袍，您给她承诺减免一年的租金，理由是凡为市里的招商引资做出特别贡献者，可予以此类照顾。”“丁局长真是大手笔，不同我们这小庙主。我这随便便一承诺，可是一万多啊，景区有一帮子职工要养活呢。”话音未落，肖主任麻利地接口。

“那个好办，她的租金我们来付，还多加五千，肖主任看可不可以？”肖主任不说话了，喝一口茶，再喝一口，表情严肃，“丁局长，我只能说试试吧。依我的个性，强人所难的事，我还真做不来。”

“知道知道，让肖主任为难了。我们不为利不为己，都是想为市里办成点事。如果这笔钱投到古城，到时兴建三国文化城，您这东门景区肯定是重点打造的景点啊，说不定到时候就依托您这东门来开发兴建呢。那对市里，对您这东门景区，都是件大好事。一件旗袍留住一位投资人，传开去也是一桩佳话啊。”

一番话说得肖主任的表情缓和下来。几个人又商议了一下细节。

丁聪很兴奋，回到家半天睡不着。原本打算花五万，如果店主要二万，给东门景区一万多，还可省下来一万。关键是，他觉得这回应是可以奏效了，这小店怎么说也关系到店主一家人的生活，东门景区若是找个理由收回店面……但他打的不是这个牌，是人性化的优惠牌，店主应该可以接受吧。

苏文绣递来一杯茶，“怎么，喝酒了吧。这么兴奋。”丁聪拿手拍拍肚子，“喝的茶，你听听，这肚子里一片汪洋啊。你知道晚上请谁喝茶吗？东门景区管委会的主任。”丁聪将自己的主意细说了一遍，苏文绣捧着杯子闷头喝茶，半天没吭声，丁聪拿手碰碰她。“我看你啊，高兴得太早了。我先给你泼盆冷水，这事恐怕没这么简单，我看那女人的眼神、表情，怕是怎么都不肯卖这旗袍的。”

苏文绣扭过身子，看着丁聪，“旗袍就这么重要吗，你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和那香港太太说，这旗袍店主不肯卖，或者买件别的绣品，我看那楚艺轩里还挂了好些楚绣，龙凤呈祥，双龙戏珠，都很漂亮，挂在家里也雅致。”“那个不同的。你若看上件东西，我偏拿给你另一件，你愿意吗？况且，一个是穿的，一个是挂的，李夫人哪会满意？”

“你不觉得过分吗？人家不肯卖的东西，你现在想方设法要买到手，不管用的什么方法，都不磊落吧？”“我又不为私利，我是为市里留住一位投资商，两亿啊，这是什么概念？而且三国文化城一旦立项开建，不定还能吸引多少资金过来呢。你这是妇人之见。还有，对那个店主来说，这未必不是件好事，两万元买一件旗袍，外加一年免租金，相当不错了。”丁聪越说越激动。

“但是，人家就是不肯卖，你怎么办？难道强迫人家卖？”“我没有强迫，我这是双赢之策，不，三赢之策，你不知道现在到处都在招商引资，让人家看上你这地方，动心，肯从

口袋里掏钱，多不容易！”

“但你的方式，其实是变相地强迫人家，自以为捏住别人的要害处……”“好了好了，不说了，那店主和你非亲非故，你那么激动干嘛。”

“我是怕你到时候失望，让你先有个心理准备。”“好好好，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好了吧老婆。你快去睡吧，我看看晚间新闻。”

一番争执，让丁聪的心情稍稍受挫。他仰靠在沙发背上想，如果店主真不肯卖，怎么办？到时再看吧。丁聪直起身子，按开电视机。

7

肖主任走进楚艺轩时，莫月当是游客，正要招呼，认出来，“哪阵风把肖主任吹来了？”“呵呵，东风。”肖主任一进门就找那旗袍，原来用镜框装着，挂在靠角落的墙上。这就是香港客商看中非买不可的旗袍？那人也是钱多烧的吧？

那晚一走出茶楼，肖主任就开始后悔，觉得自己答应得草率了。可是又一想，一件旗袍两万块，又不是金线银线绣的，应是很划算了，我这也是给莫月牵线做笔好生意呀。“你这店里怎么就布置得比别家好看呢，眉目清爽的。”肖主任四处看看，转到角落里停下来。

莫月客气地笑，“您来有事吧？”“还真是有事，我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是这么回事，有人看上你店里一样东西，拜托我和你说说啊。”

“我这店里的东西又不金贵，都是明码实价，肖主任的朋友看上什么尽管来拿，哪需要您亲自……”莫月说到一半停住了，“肖主任不会是说的旗袍吧？”肖主任一点没打嗑，点点头。莫月没了笑意，“最近不知怎么总有人打听这旗袍。”

肖主任打个哈哈，“是吧，说明你这旗袍招人喜欢。现在有人肯出大价钱呢。”她竖起两根手指头。莫月不理会两根指头的意思，“肖主任说的那人是谁？是不是来看过旗袍了，我不肯卖，才找的肖主任？”

“他确实来过你店里。”肖主任不禁有些尴尬，“我是觉得价钱不错，理由嘛也正当，才答应帮他来说说。”“正当？买旗袍的理由需要正当吗？是不是群艺馆要演个节目，非要这旗袍？”

肖主任一愣，“不是这个，比这个大呢。这么回事，市里请来个投资商，说要在我们这里投资建三国文化城，很大一笔资金，建成的话可能是中部地区最大的一座集游、玩、吃、娱、益智为一体的文化中心，这对我们市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投资商的夫人很喜欢你这件旗袍，想买。这事关系到投资意向能不能谈成。”

“是不是香港来的客人？”“是的，说到你店里来过，你不肯卖。”

“我明白了，没准群艺馆也是他们弯转了人来的吧？我是觉得奇怪，怎么接二连三有人看上这旗袍呢。肖主任，真是不好意思，我这人水平低，看不出一件旗袍和投资意向有什么关系。”“他们条件蛮不错，开价两万。而且，市里有规定，对招商引资有特殊贡献者可以享受各种优惠和扶持政策，比如，你这店的租金可以减免一年。”

“是吗？”莫月呵呵笑起来，话里藏了细的针，“肖主任，他们是不是答应您，旗袍交易成功，会给您颁发个招商引资特别贡献奖牌什么的？”肖主任脸上绷不住了，沉下来，“小莫啊，我是真心觉得这对你是件好事，才来和你说说，没有强迫你的意思，也不指望靠这个得什么奖牌。”

莫月也觉自己的话过分了，收了笑，“既然您是为我好的心意，那我也直截了当和您说吧，这旗袍我不卖的。那天我和那位香港客商、还有他夫人说得很清楚，麻烦您再和

他们说一声，这旗袍多少钱我都不卖的。”

“你不要，再考虑考虑？”临出门，肖主任还想绾个活扣。莫月答得干脆：“早考虑过了，不用再考虑了。辛苦您了肖主任。”

送走肖主任，莫月心里像一下松了绑。这些天一直有根丝线缠在心口，原来线头在香港女人那儿。莫月用鸡毛掸来来回回抹镜框，一大片湛亮亮的光贴在上面。她扶正镜框，退后两步，“好了，没事了。”

晚上，齐飞宇搂着莫月，听她说了肖主任来店里的经过，“呵呵，我第一次发现，你这人犟起来挺犟的。”“你才发现啊，真是和你白过了大半辈子。”莫月笑嗔。“这么好的条件，你都不动心？”齐飞宇看着她，“或者，考虑一下，过了这村可就没了这店。”

莫月一翻身坐起来，还没开口眼泪先呛出了眼眶，“考虑什么，还考虑什么？早和你说过了，不卖的，旗袍坚决不卖的！”“好好好，不考虑了，这旗袍咱不卖，不卖。”齐飞宇伸过胳膊搂住她，“咱守着这旗袍过到头，好吧？”

8

肖主任的消息让丁聪闷了半晌。还真被苏文绣说中了，这店主真是拧巴。丁聪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打电话给肖主任，让她打听一下那个店主的爱人在哪个单位工作。肖主任很快回过来，告诉他莫月的爱人叫齐飞宇，是新华旅行社的副经理。还有个女儿在武汉读大学。丁聪拿手指敲了半天桌面，眉头舒展开来。

他安排人带李思亲夫妇去了下面的一个水库。那地方山青水秀，有“微型千岛湖”的美誉，在湖边别墅住一晚，吹吹风，听听鸟叫，再钓鱼，赛过了神仙。丁聪正好借这空档来办事。他先理了理下半年还有几个大型活动，哪些是对外接待工作量比较大的，一

算还不少，至少是三个，都是配合市里的活动。

再打电话给市旅游局的同学，请他约新华旅行社的老总出来吃个饭。丁聪赶到的时候，同学和旅行社的老总已经到了。

“对不起对不起，刚到市里开会，才完，一出会场就赶过来了。”座中还有两个人，一介绍，一个是旅行社的齐副经理，一个是司机。丁聪心里有了底。

“丁局长，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齐飞宇敬酒时忍不住问。“齐经理健忘啊，我可是记得很清楚，”丁聪与齐飞宇一碰杯，意味深长地，“旗袍……”“哦，”齐飞宇恍然大悟，“群艺馆，是吧？”

丁聪点头。旁边人看着，起哄说一回生二回熟，那至少得喝两杯。丁聪爽快，仰脖又喝下一小杯。坐下来，丁聪望着齐飞宇，“没想到今天碰得巧，我正想找你。今天除了正事，也请你帮个忙啊。”齐飞宇不接话茬，笑一笑，心里响起鼓点。

正事是局里打算和新华旅行社签个合作协议，下半年的三个大型活动，包括局里的其他活动，对内对外的旅游业务都交给新华，条件明显倾斜于旅行社一方，除保证接团带团的质量外，每次活动按经费多少返给局里五个百分点。旅行社的老总兴奋得连喝了三杯酒，丁聪注意到齐飞宇虽然面上带笑，反应并不热烈。

他端起酒杯，“谈完了正事，我再请齐经理帮个小忙。”齐飞宇也举起酒杯，“我还真不知能不能帮得了丁局长啊。”

“你们打的什么哑谜，说给我们听听。齐经理，丁局长说是小忙，应是不难吧？”旅行社老总接过话头。“呵呵，说出来有些不好意思，关于一件旗袍啊。”丁聪笑得爽朗。座中人露出好奇之色，唯有齐飞宇面上尴尬。“齐经理的夫人手巧，自己做了一件白旗袍，上面绣的七彩凤凰吸引住了我们的贵客啊。”

齐飞宇故作不知，问丁聪：“丁局长上次

说，是群艺馆要排一个节目吧？”“呵呵，齐经理还记得。”丁聪依然笑得满面春风，“那天和我一起去的是我爱人，她是群艺馆的。不过，真正看上这旗袍的，另有其人。”

“什么贵客？丁局长不要卖关子了。”旅行社老总插言。“是市里请来的一位投资商，打算在我们这里建三国文化城。真建起来，古城就不只是长江三峡旅游线上的一个路过点了，游客在这里住两天，吃住玩乐游一应俱全，对你们旅游行业来说是件大好事啊。”

“这位投资商喜欢上了齐夫人做的旗袍？”“哪里，是他的夫人。一见钟情，欲罢不能啊，偏偏，齐夫人又不肯卖这旗袍。”“是吗，怎么不卖？价钱没谈拢？”旅行社老总望向齐飞宇。齐飞宇没接话，摇头。

“可能齐夫人舍不得那旗袍吧，亲手做的，说是花了三年时间。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请齐经理回去给夫人再做做工作啊。投资的事情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就等着签合同，可投资商夫人对这件旗袍心心念念的，整天催我帮她问问，想出两万来买。我觉得这价格还不算亏待齐夫人的手艺，就不知齐夫人肯不肯松口啊。”

丁聪说完，饭桌上一时冷了场。大家都不说话，看着齐飞宇。“这旗袍还真是我家那位心尖上的肉。”齐飞宇苦笑，“别的还好说，就这旗袍，她死活只有两个字：‘不卖’。”

丁聪依然面露微笑。旅行社老总忙接过话头，“丁局长说做做工作，你就回去做做嘛。枕头边上劝一劝，把你的真功夫拿出来，说不定就成了呢。”一桌人都笑起来。丁聪看着齐飞宇，后者笑得仿佛牙疼。

9

莫月感觉齐飞宇从昨天回来就一直闷闷不乐。问他，说没什么，有些累。

那天和丁聪一分开，旅行社老总就对齐飞宇说：“旗袍的事，怕是很关键。”齐飞宇知道话里的意思，点点头。喝了些酒，头像猛增了几斤重量，齐飞宇回家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齐飞宇想开口，看莫月吃得沉默，一缕头发掉下来遮住了脸，有些憔悴的样子，不忍心说。下午，旅行社老总问他和莫月说了没，“丁局长那边打电话来催问过了，说投资商今天回古城。”“我怎么就开不了口啊。”齐飞宇苦着一张脸。他和老总几十年的交情，也不瞒他。

“真有这么为难？”旅行社老总不解。齐飞宇从香港女人到店里那天说起，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旅行社老总听着，眉头皱起来，“听你这么一说，丁聪那天碰到你怕不是赶巧吧？他妈的，要这手段。我说怎么八百年没攀过交情，突然送这么个甜粑粑给我们。”

“我是觉得没那么巧。听他的意思，为了办成三国文化城，非要把这旗袍买到手不可。你不知道，我家那位别的事上还开通，就这件旗袍，认了死理，怎么商量都没用，绾的死结。”“我没想到有这么复杂。兄弟，咱们不是外人，这笔生意说在乎我也在乎，说不在乎我也可以不在乎。我看这样，你再怎么着也向家里那位开个口，死结拆巴拆巴没准也可以解开。两万买件旗袍，我觉得挺划算。万一她认死理，不肯卖，你也不用为难，给我回个音，大不了这个甜粑粑咱不要了。”

旅行社老总一番话讲得义气，却像是给齐飞宇心上又添了块石头。从创办这旅行社，两人不知投入了多少心血，好不容易成了气候，但经营还是难。他知道，丁局长给的这个甜粑粑对于他们这个小旅行社来说，分量有多重。

晚上齐飞宇主动洗碗，拖地，还给莫月打好了泡脚水。莫月在水里洒了些浴盐，将脚泡进去，“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啊？”齐飞宇故意冲着她傻笑，不说话。

“有话就说，别这样，闹得我心慌呢，发

神经似的。”莫月嗔道。“社里谈成了一笔大生意。”“那是好事啊，我怎么感觉你整天魂不守舍的。一笔生意就让你乐成这样啊？我得让马哥给你涨涨工资，看你现在为公司忘我的状态。”

“马哥今天和我说，这生意好是好，但要做成有个附加条件。”“什么条件？”莫月慢慢搓着两脚，“为难吗？”“为难，相当为难。”齐飞宇嘴上开着玩笑，心里在翻煎饼。说，还是不说呢？

“是吗？说出来，我帮着出出主意。”“关系到你。”煎饼静止下来，贴底的一面嗞嗞地响。齐飞宇笑不出来了。“怎么关系到我？”莫月抬起头来，笑，“说正经的吧你。”

“马哥说，有人看上了你的旗袍。附加条件是两万块买你的旗袍。成了，这笔生意就成。不成的话……”齐飞宇不敢停下来，看着莫月的脚，一口气往下说。他能感觉到莫月的目光，烙在脸上发烫。

屋里静下来。莫月轻声说：“原来这么个附加条件啊，难怪你这么为难。”

那一晚，莫月再没说话，洗过脚就躺下了，背对着齐飞宇。齐飞宇用手拨她的肩，她不动，齐飞宇探头看看，她像是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齐飞宇醒来，莫月已经起来了，坐在店里，眼泡下面都是肿的，齐飞宇瞅见一阵心疼。他想起马哥那番话，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终是没说出来，只说了句“我走了”，身后，莫月像是应了声，又像是没应。齐飞宇狠狠心，还是让她想想吧。

晚上回来，齐飞宇发现白旗袍不见了。镜框还在那里，“非卖品”几个字也还在那里，可白旗袍不见了。他问莫月：“旗袍呢？”莫月不说话。“那人拿走了？”齐飞宇小心翼翼问。莫月还是不说话。晚上马哥来电话说，丁局长那边又催了一次。齐飞宇闷闷地挂了电话。

一连三天，莫月都不和齐飞宇说话。两人像两根木头在屋子里晃。齐飞宇实在受不

了了，“你不要这样子，我也是没办法，我并没有答应人家什么，如果硬得下心，我也不至于那么为难了。你要我怎么样，和马哥说那笔生意咱不要了？我只能说回来问问你，看你愿不愿意。”

“我没有要你怎么样，这么些年我都没要你怎么样！你知道的，你明明知道的，白旗袍我是不会卖的……”莫月说不下去了，抬头望着齐飞宇，一脸悲戚。

一口气堵在齐飞宇胸口那儿，他第一次看到莫月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像两枚钉子。他站在那里，忽然间悲从中来。莫月这么伤心的样子，他也是没见过。他想说点什么安慰她，话到嘴边却变了味：“好好好，不卖好吧，你就守着你的白旗袍过吧！”

一股火气随着那几个好字升腾而起，似一阵风刮过齐飞宇的脏腑。他走出屋子，拉起卷闸门，出了楚艺轩。凉风吹走了齐飞宇身体里的燥气。他知道，这些年莫月不容易，全副身心操持这个家。他也知道，白旗袍对莫月来说有多珍贵。莫月的眼神，在他脑海里晃个不停。

内环道上漆黑一片，远处一盏路灯浮一点幽幽的光。齐飞宇在路边台阶上坐下来。

四周很安静。一到夜里，这东门就空了，和白天的景象有着天壤之别。身后的古城墙，凝重巍然的一方黑影，仿佛随时会倒伏下来。时间仿佛沙漏，有多少东西在流逝中被掩埋，丧失，毁灭，可是总有一些东西会留存下来。历经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古城墙还完好地保存在这里，就是奇迹。

齐飞宇摸摸口袋，烟没带出来。他触到手机，摸出来，按亮键盘，屏幕上是莫月和女儿，两人冲着他笑，女儿笑得调皮，莫月也笑得调皮。莫月这样笑的时候不多。他呆呆看了半天，手指在一个键上来回摩挲。一用力，电话通了。

“马哥，那个甜粑粑咱不要了吧。”齐飞宇声音虚弱。电话里静默良久，“好吧——

嘟——嘟——”

10

丁聪不得不承认，这次他有些气恼了。前日在市委大礼堂开会，市委书记又问起三国文化城的事，他说正在抓紧办，希望很大。市委书记说，有希望还不行，一定要下实功夫争取把这项目弄成。还让丁聪转告投资商，只要他们愿意来古城投资，古城一定为他们大开绿灯，实行多项优惠和减免政策。李思亲夫妇预定回香港的日子快到了，李夫人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催问丁聪了，问得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满以为旅行社那边会有好消息，等了几天，结果……

办公室主任拿了刚起草的与新华合作的合同来找他，他正心烦，拿起合同摔在了地上。桌上的一盆君子兰也被他扫到了地上，花盆碎成几块。办公室主任愣在那里，捡也不是，不捡也不是。自从来局里，丁聪还没发过火，一向是和颜悦色、自信满满的表情。他意识到自己过分了，缓和了表情，“这事先放一放。”办公室主任这才捡起合同出去了。

看来钱并不能打动这个女人。丁聪拿手指轻轻敲击桌面。应该怎么办呢？放弃？好像不能甘心。关键李思亲那边虽然玩得尽兴，但一直没正式作出承诺。怎么办，怎么办？

丁聪跑了趟武汉，找到在湖北大学任教的一位高中同学。一番周折，还真让他摸到些有用的情况。齐经理的女儿齐正面临毕业，今年北京来了几所中学招老师，齐正报了名。第一轮笔试进了，第二轮面试在几天后。

“怎么，你认识齐正的父母？我帮你打听了，班主任说齐正素质还不错，这次有五个名额，她属于可能进也可能下的一类。”丁聪给同学带去了一盒上等普沱茶，说齐正是朋

友的孩子,让他帮齐正多操操心,同学答应想办法。接着,丁聪一个电话打回古城,让苏文绣周末赶到武汉,说有急事。

“你也太下得法了吧,就为这让我赶到武汉来?你知不知道馆里多少事!”苏文绣弄明白原由,禁不住叹气,摇头。丁聪让她给齐正买些水果和一台电风扇,送到女生宿舍去。“非亲非故的,人家哪会接!”苏文绣简直拿丁聪没办法。

“你就说是她妈妈在床单厂的好姐妹,受她妈妈委托给她带的东西。你聊聊楚艺轩,特别说说那件旗袍,她就信了。”丁聪成竹在胸。苏文绣只得依法照办。齐正还真相信了,和苏文绣聊了半个多小时。苏文绣按照丁聪的嘱咐,问起北京学校来招生的事,说认识学校的老师,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和她说,她来找那老师帮忙。齐正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两人互留了电话。

“接下来准备怎么办,丁大人?”回古城的路上,苏文绣语带揶揄。丁聪拍拍她的手,“不怎么办,他们会来找我的。”苏文绣想起来,齐正那里留的是丁聪的电话。“我看你呀,也是钻进牛角尖里了。有些事情换个角度去看,结论会不一样的。”

“不要教育我了。谢谢老婆大人,这次若大功告成,我请你去吃西餐。”丁聪神采飞扬。“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给你泼冷水了。看你这段时间,鬓角多了好多白头发,为这个事值得吗?有时候真是搞不懂你。”

“你们女人不能明白男人想做成一件事的心情。”“你这往好里说是执著,往中里说是固执,往坏里说是刚愎自用。我现在还真想看看那个店主会不会放手旗袍,我感觉她不仅仅当那是件旗袍呢。你知道女人爱做梦吧,如果做了就会一直沉溺下去,不像你们男人可以因为很多随时放弃那个梦,女人不会,如果那个梦对她足够珍贵的话。”

“是吗,爱做梦的女人们。这世上有许多比梦要紧的事,等着男人去做呢。”丁聪笑得

豪爽,“况且,这并非女人和男人的问题。”

他让办公室主任把与新华合作的合同拿来,稍微做了些修改,传给了新华旅行社的老总。电话里,他只字没提旗袍的事,只强调说一定要保证接团带团的质量,导游要最好的,住宿吃饭不能掺水分,“这代表了我们古城的形象。”

君子兰的花盆重新换过了,枝叶有点点见黄,丁聪浇了些茶叶水,将黄的枝条剪掉了。他捋捋叶片。气象一新!一个成语从脑子里冒出来。

11

接到女儿的电话,莫月吃了一惊。她不记得在床单厂时有这么一位同事,也没拜托过什么人给齐正带东西。挂了电话,她的眼睛不觉瞟向空空的镜框,这个夏天还真是奇怪。自从那个香港女人来过,就不断有稀奇的事情发生。

她与齐飞宇和好了。她打电话给马哥,马哥说齐飞宇告诉他了,已经给对方退了信,“听说你那旗袍是个宝贝啊,什么时候让我见识见识?”莫月心里乱糟糟的,苦笑一下,挂了电话。晚上齐飞宇回来,她主动和他说了话,给他倒好洗脸水。洗过脸,齐飞宇的表情也缓和了。

日子似乎恢复到了常态,每天依然有流流沓沓的客人出现在东门,其中一部分会走进楚艺轩,有的只是看看,有的会在讨价还价之后买上一两件商品。没有人对贴着“非卖品”标签的空镜框发出过疑问。

日子似乎又有些不同了。关于旗袍,齐飞宇和莫月都没再提起过,仿佛那是个禁区。齐飞宇也没问过旗袍去哪了。莫月的目光还是常常不由自主地瞟向镜框,现在那里空空的,偶尔,会有一抹天光、半截城墙、偶尔晃过的人影子落到镜面上。

莫月按齐正告诉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是一个男人接的。“请问这是苏文绣的电话吗？我是齐正的妈妈。”“哦，齐正的妈妈啊，您好您好。”男人显得非常热情。

“您是哪位？”莫月疑惑。“我是苏文绣的爱人。是为齐正的事吧？我们已经拜托了她学校的老师，这次北京学校招生，她应是没太大问题，过两天就面试，让她好好准备。”丁聪说得热情洋溢。

莫月越发疑惑，“不好意思，请问您是哪位？我印象里没有叫苏文绣的同事。”“这个，电话里不好解释。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和苏文绣请您和您先生一起喝茶。”

说实话，莫月没有轻易答应别人喝茶的习惯，可这事关系到女儿毕业找工作，她犹豫一下，答应了。吃过晚饭，莫月和齐飞宇七点整赶到“一点香”，苏文绣和丁聪已经等在那里。一见面，齐飞宇就明白了。他看看莫月的表情，像是没认出对方。

丁聪冲着他热情地一笑，笑里带了不言而喻的意味。两个男人站在一边，看两个女人打招呼。事先，丁聪已经给苏文绣叮嘱好，不打算藏着掖着，直奔主题为上。

“莫月吧，我们见过。”苏文绣主动招呼莫月，将她拉到自己身边坐下。丁聪和齐飞宇坐到一起。“你是苏文绣吗？瞧我这记性，”莫月笑得歉意，“怎么就没一点印象了？你原来在哪个车间？这次真是谢谢你了。”

“不客气。其实，我没在床单厂做过。”苏文绣看看丁聪，后者面带微笑，“是这样，我前不久去过楚艺轩，那件旗袍……”莫月一愣，记起来了。再看看丁聪，明白了，脸色一下刷白。她垂下眼睛，盯着桌面玻璃上反射的灯光，晕黄浑浊的一团。

丁聪开了口，“莫老师，我知道这么做让您难受了，但我们没有不尊重您的意思，实在是没有办法才采取了这种方式。”莫月抬起头，不看他，盯着齐飞宇。一双眼睛幽深得像没有底。齐飞宇欲言又止，丁聪忙说：“这

不关齐经理的事，他之前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也是真心想帮齐正，请您相信我们的诚意。”

“诚意？”莫月将目光移到他的脸上，“你觉得用欺骗的方式可以表达诚意吗？”“我们是假冒了您老同事的身份，但没有恶意欺骗您的意思。”“你们不就是为了那件旗袍吗？”莫月冷笑一声，眼睛里透出一股恼意，“它已经被我烧掉了。”

丁聪一愣，转而笑起来，“不会的，以莫老师对那旗袍的感情，肯定不会。”“既然你知道我对那旗袍的情感，为什么还要三番五次想从我这里抢走白旗袍？”莫月的语气咄咄逼人。齐飞宇还是第一次看见莫月这样，将一杯茶往她面前推了推。

“我没有抢走旗袍的意思。怎么说呢，莫老师可不可以换一个思维方式，或者说换一个角度？”丁聪依然说得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如果，我说的是如果，这旗袍以两万元的价格卖给投资商，您可以拿这笔钱再去做一件、两件甚至更多的旗袍。而这件旗袍，可以为古城带来上亿元的投资，一旦三国文化城建起来，还会有更多的投资、更多的机遇涌向古城，那是实现了一件旗袍的最大可能的社会价值，为更多的古城人造福啊……”

“对不起，我不懂你说的什么最大可能的社会价值，我也不认为凭借一件旗袍就可以给古城人造福。对于我来说，白旗袍是唯一的，不存在其他，不存在更多。我想和你说再多，你也不会明白。”莫月站起身来，“我只能告诉你，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卖掉白旗袍！”

12

“我现在很同情你。”灯光流水一样漫过车窗，一路上丁聪都保持沉默。苏文绣看看他被灯光、暗影交替覆盖的脸，忍不住说，

“不为别的，就觉得你为一件旗袍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不值。”

“旗袍旗袍，你们女人看见的只是一件旗袍，你们可不可以往深里看，往更广阔处看？”丁聪不屑的口吻。

“在我眼里，这旗袍是一种纯粹的美，美的形，美的手工，美的气韵，美的传统文化底蕴。在莫月眼里，这旗袍可能不仅仅是形式感的美，还有很多和生命纠结一体的东西，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东西，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和衡量的。”

“说得再玄虚，它也只是一件旗袍。当它只属于个人时，它的价值是狭隘的、局限的，一旦它成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自身的价值就会得到升华。如果它能为我们市带来两亿元投资，难道不是实现了它的更大价值吗？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这些？”

“你难道不觉得，是自己强加给旗袍这些吗？如果旗袍可以开口说话，它未必会认同这些吧。我倒是能理解莫月。”苏文绣叹口气，“也想劝你松开这个结，让自己轻松些。有些事是可以办成的，有些事……”

丁聪不再说话，但他没有松开这个结。

李思亲夫妇返回香港了，带走很多古城的资料，说要请专家做一些可行性论证，双方再来商谈。临上车，李夫人再一次将丁聪拉到一边，丁聪不待她开口，说：“旗袍的事，我还在想办法，您放心。三国文化城的事，您也多费心。”李夫人用力点点头。

丁聪的笑容一直撑到车开出视线。回到办公室坐下来，他才感觉这段时间累得身心俱疲。可是，还不能放松，不到签合同的那一刻，一切都难以预料。或者，换一种思路？像苏文绣劝自己的，像自己劝莫月的。

丁聪又一次找到齐飞宇。一见面，齐飞宇就面露难色，苦笑道：“丁局长，合作的事很感谢您，但旗袍恐怕……我家那位上次以为我和你合谋，半个月没理我。她也是一根筋，犟得很。而且，现在我连旗袍在哪里都不

知道了。”丁聪笑得轻松，“齐经理不要紧张。我来是为别的。听我爱人说莫老师曾跟一位老师学过楚绣，不知那位老师还在不在？”

“在在在，”齐飞宇表情放松下来，“老人家还住在梅台巷。”“是吗，可不可以带我去见见老人家？我想请她照着白旗袍的样子再做一件。”

“这主意好。还是丁局长点子多，”齐飞宇乐了，转而又担忧起来，“不过，听我家那位说，老人现在眼睛不大好，不知道还能不能做啊。”

齐飞宇和莫月去过赵老师家，还有印象。他没有向莫月求证，凭记忆带着丁聪穿过几条小巷，赵老师的儿子住在一楼，开了家小超市卖日用杂货。远远地，齐飞宇就认出来。忙着收钱的男子坐在轮椅上。“是这里。”齐飞宇冲丁聪点点头。“苏赵，忙啊，赵老师在吗？”“在，在。”

齐飞宇带着丁聪上楼，楼道里光线幽暗。“这是……”“赵老师的儿子。”“是天生残疾，还是……”“天生的，小儿麻痹症。”

敲了三下，再敲三下，门里传来一声：“谁呀？”尾音拖得长长的。齐飞宇大着嗓门，“赵老师，是我，莫月的爱人。”

门开了，露出花白头发的一张脸，“哎呀，是飞宇吧，快进来。”

一进屋，两人愣住了。那件白旗袍，端端正正装在镜框里，竖在客厅转角处放着的一张桌子上。

齐飞宇和丁聪对视一下，不约而同笑起来。赵老师招呼两人坐下，忙着倒水。丁聪发现老人的眼睛好像有问题，她佝偻着腰身，拿手摸索茶杯口，眼睛快凑到茶壶嘴上了。

“这旗袍……”齐飞宇问。“莫月前些时拿来的，哭了一场，说有人非要打这旗袍的主意。”

丁聪面上一热，“您身体还好吧？”

“这位是？”

“我朋友，慕名来找您的，想看看您的楚

绣手艺啊。”“现在谈不上手艺了，眼睛不济了啊。线都穿不上了。”赵老师晃着一头白发，揉一揉眼睛。

“您这眼睛……”丁联回问。

“白内障，十来年了。”

“怎么没做手术？”丁联回在心里叹口气，这样子怕是做不了旗袍啊，“现在白内障手术很平常了，没什么风险的。”齐飞宇冲他努努嘴，转而笑着对赵老师说：“看苏赵店里生意还好啊。”“还过得去。”赵老师咧开嘴笑起来。

“那您现在真不能绣了啊？”丁联回不甘心。“绣不了了，这眼睛不成全啊。”丁联回扭头看着镜框里的白旗袍，一方天光透过铝合金窗落在镜面上，一道粗重的斜影将镜面分割成了大小不均匀的两块。

他沉吟一刻，“赵老师，我认识一位眼科医生，改天我带您去医院找他看看，没准这眼睛做个手术就好了呢。”“不瞒你说，要做早做了。我也一把年纪了，不在乎这个了，该看的都看过了。”赵老师说得平和。

“您是担心钱吧？放心，他们医院有个慈善工程，是专门为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的，到时我让他把您的名字加上去。”丁联回说得流畅，齐飞宇看着他，摸不清这话是真是假。

一出赵老师家，齐飞宇就认真地问：“你刚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丁联回笑得从容。“真有关爱白内障患者的慈善工程？”“有没有这个工程我不清楚，但赵老师的眼睛，我包下了，一定给她治好。”阳光透过树枝落在丁联回的脸上，亮晃晃的。

13

莫月从齐飞宇那儿听说了赵老师做白

内障手术的消息。赶到医院，手术已经做了，赵老师告诉她，是齐飞宇的朋友帮的忙，手术费全免，是一个全球性的慈善工程。

莫月问齐飞宇是哪个朋友。齐飞宇含糊说：“一个生意上的朋友，你不认识。”一般白内障手术只需住院一个星期，医院却特别照顾，让赵老师住满了四个星期，说有熟人特别打了招呼，老人年纪大了，要确保伤口恢复良好再出院。

莫月每天晚上去医院守夜，白天医院安排了特别看护。虽然累，莫月的心情却格外好。

“好久没见你这副表情了。”齐飞宇感叹。“真得好好谢谢你那位朋友，做了件大好事呢。”莫月笑得灿烂。

出院那天，莫月给赵老师带了一身新衣服，给她把头发梳理得蓬蓬松松，看上去像朵开得正盛的白菊花。齐飞宇开来辆车，将她们接回家。一切都是丁联回安排的，他特别交代齐飞宇不要说。

莫月将老人安置在床上，把从医院带回的物品药品一一归置好，洗干净手，才安心去看她的白旗袍。白旗袍端端正正嵌在镜框里。一方清亮的天光透过铝合金窗落在镜面上，一道粗黑的斜影将镜面分割成大小不均匀的两块。

莫月探过头，俯近镜框，细细端详她的白旗袍。

镜面将阴影和天光反射在她的脸上。笑容，一点一点从那张脸上退去。

白旗袍还是那个样子，一样的姿态，一样的布纹，一样的高领窄腰蝴蝶盘扣，一样昂首欲飞的七彩凤凰……可这白旗袍为何让她感觉如此陌生。

责任编辑 赵剑云